

◇两代风景

一块小黑板

[盐城]张晓惠

老陆有一块小黑板。
黑板不大,长方形,旧得露出木头的原色来,墨绿的底子四角用铁皮包着,边缘被粉笔灰蚀得毛毛的。它有时挂在客厅朝南的墙上,钉子是四十多年前敲进去的;有时就放在老陆的书桌上或是膝盖上。

午后的日头斜斜地切进来,粉笔的灰在光里浮着,细细的、白蒙蒙的,如同久远又在眼前的时光。老陆那双曾经握过无数把手术刀的手,如今正捏着一小截粉笔头,极慢、极仔细地在黑板的右上角画一个小小的蓝色问号。

这黑板上红的、蓝的、橙色的标注都是有讲究的。那年大儿子在成都读博士,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,说父亲的小黑板上,他的名字后面第一次出现了蓝色的问号。儿子愣了好一会儿,才想起自己有两个月没往家里打过电话了。

小黑板是老大考上县城重点高中那一年出现的。老陆不知从哪个角落寻来了被人丢弃的它,用纱布蘸了水擦干净后,挂在了小客厅的墙上。起初,上面是三道并行的直线,标着三个儿子的名字,名字后面是每次大考的分数与名次。粉笔字写得横平竖直,每一笔都带着老陆在手术室里那种不容置疑

的精确与冷冽。那时,孩子们管它叫“判决书”。三个小子挨个站到小黑板前,汇报,解释,然后接受嘉许或惩罚。老陆就背着手站在一旁,白炽灯照着他严肃的脸,那侧影,真像一把出了鞘的、闪着寒光的手术刀。

后来,小黑板上的线条开始分岔,延伸,像一棵沉默的树,在黑板上缓慢地生长出枝丫。

老大那条线,率先倔强地伸向了北京,又长出一小杈桠,指向了纽约。那是孙女去读博的地方。老陆在“纽约”两个字下面,用黄粉笔极小地注了一行:冬令,时差13小时。老二那条线从南京向南方延伸到深圳,又绕回南京——那是他工作调动的轨迹。老三在上海,那条线枝繁叶茂,上面挂满了红色的圆点(获奖),两个橙色的三角(添丁),热闹得像一树果子。相同的是,每条线标的城市后面,加上了当地的气温。老陆每天都看中央台晚上的天气预报,雷打不动。

屋子里静极了,老伴不声不响地举起手机,对着老陆和小黑板“咔嚓”一下。于是,照片发进了家的微信群中。她知道,那几个“没良心”的小子,还有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孙女是会看到这照片的。这是一页最朴实郑重的“家书”。

老陆的粉笔头,此刻停在了黑板中央那个最初的圆圈上。圆圈画得很圆,用了力,粉笔的痕迹有些凸起。那是自己与老伴的家。老陆的眼神和手指顺着老大的线、老二的线、老三的线又走了一遍。老陆像一个老守林人,在暮色里,数着他一生所植的、如今已高耸入云的树木。那些树,把枝叶伸向了高远的天空,把影子投向了更广阔的大地。

窗外,不知谁家的孩子在放鞭炮,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惊飞了院里秃枝上歇着的一只麻雀。已经放寒假了,离过年不太远了。

老陆取了一支最鲜艳、最喜庆的红色粉笔,在黑板正上方,那一小片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什么的中央位置,开始画一个圆圈。他画得很慢很认真,仿佛是在完成一件极其庄重的事情。当红得那样温暖的圆圈终于合拢时,老陆开始微笑。

再过十多天,儿孙们都要回来过年的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◇铭心一刻

河对岸那个角落

[宜兴]白珂琦

秋天,我的肩痛许久不好。母亲说,去河对岸那个角落活动一下,不要整天捧着手机。

河对岸那个角落,绿树掩映,看不出什么特别。过桥,拐进弯弯小径,尽头出现一个被树林围成圈的开阔场地,那里有各种健身器械。

第一次去,我在每个器械上撸两把、蹭几下,漫不经心。

抬头,忽见一个约六十多岁的瘦小男人,推着轮椅缓缓进来,上面坐着一个虚肿病态的老妇。男人把她推到低杠前,边与她耳语,边转到轮椅正面,把老妇腰间的绑带解开,双手箍在她腋下,用力抱起。老妇颤巍巍,双腿发抖,过了好久才站稳。俩人互相支撑着,大口喘息。男人又对老妇说着什么,看神情像是在鼓励她。老妇慢慢抬起双臂,手紧紧抓住横杠,男人低下头,挪到她后背,双手始终箍在她腰间。站稳后,他开始数数,1,2,3,4,5……声音缓慢而有力。

过了很久,我听见老妇说,还没数到一百啊,我站不住了。男人笑着说,妈,其实你已超额完成,我拖长了声音数的,按照正常的速度,都数到一百三四十啦,真是越来越厉害了!他把老妇扶回轮椅,绑好腰带,从裤兜里掏出一片纸巾,擦擦老妇的额头,说,妈,你歇会儿,我稍微活

动活动。
他在旁边的器械上压腿,抡臂,视线始终不离老妇,脚步更是不出十米。

我一直看着他们,他显然也注意到了我。见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摆弄器械,笑着说,别舍不得用力,力气用完会回来的。我也笑了,说,向您请教,肩痛练哪个器械好。他指着身旁一个高高的铁架,上面有两个拉手,说,用这上下牵拉,每天一两百个,保证有效。

这时,旁边的林子簌簌起了风,吹来桂花香,也带着一丝凉意。男人赶紧跑到轮椅跟前,摸摸母亲的手,迅速脱下外套盖在她胸口,说,妈,倒没带条毯子,今天看着太阳大,这一起风,还真有点凉,我们早点回家吧。

他推着轮椅往场外走,路过一丛桂花树,停了下来。花儿在枝头高处,他轻轻抚下枝条,使劲凑到母亲面前,问,妈,你闻闻这花香不香?老妇探头闻了闻,说,蛮香的。

此后,我每天会去河对岸那个角落,在器械上牵拉一两百下,不知不觉,肩真的不痛了。由于时间错位,很少再遇见他娘俩。可不知怎的,每次默念着数字,耳边就会响起那数数的声音。

这声音,伴着阳光下风动的树叶,充满了温煦的力量。

